

# 漫水

*Works of Wang Yuewen*

MANSHUI

王跃文

作品

CS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HUNAN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

*Works of Wang Yuewen*

MANSHUI

# 漫水

王跃文 作品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漫水 / 王跃文著. —长沙: 湖南文艺出版社, 2018. 8

ISBN 978-7-5404-8791-1

I. ①漫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158022号



MANSHUI

**漫水**

王跃文 著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选题策划: 龚煌景 (龚湘海)

责任编辑: 龚煌景 (龚湘海) 苏日娜

版式设计: 周基东工作室

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: 410014)

网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

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版次: 2018年8月第1版

印次: 2018年8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970 mm×680 mm 1/16

印张: 15.25

字数: 210千字

书号: ISBN 978-7-5404-8791-1

定价: 28.00元

本社邮购电话: 0731-85983015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

# 王躍文



# 王霸文



|     |     |      |
|-----|-----|------|
| 目 录 | 001 | 漫水   |
|     | 065 | 我的堂兄 |
|     | 137 | 也算爱情 |
|     | 165 | 雾失故园 |
|     | 187 | 桂爷   |
|     | 203 | 乡村典故 |
|     | 229 | 冬日美丽 |

## 漫水

---

漫水是个村子，村子在田野中央，田野四周远远近近围着山。村前有栋精致的木房子，六封五间的平房，两头拖着偏厦，壁板刷过桐油，远看黑黑的，走近黑里透红。桐油隔几年刷一次，结着薄薄的壳，炸开细纹，有些像琥珀。

俗话说，木匠看凳脚，瓦匠看瓦角。说的是木匠从凳脚上看手艺，瓦匠从瓦角上看手艺。外乡人从漫水过路，必经这栋大木屋，望见屋上的瓦角，里手的必要赞叹：好瓦角，定是一户好人家！

木屋的瓦檐微微翘起，像老鹰刚落地的样子。屋脊两头像鸟嘴朝天的尖儿，就是漫水人说的瓦角。瓦角扳得这么好看，那瓦匠必是个灵空人。

乡下人看匠人手艺，有整套的顺口溜，又比如：泥匠看墙角，裁缝看针脚。

扳得这么好瓦角的瓦匠，就是这屋子的主人，余公公。漫水这地方，公公就是爷爷。余公公的辈分大，村里半数人叫他公公。余公公大名叫有余，漫水人只喊他余公公。余公公是木匠，也会瓦匠，还是画儿匠。木匠有粗料木匠，有细料木匠。粗料木匠修房子，细料木匠做家具。平常木匠粗料、细料只会一样，余公公两样都在行。漫水人说话没有儿化音，独把画匠师傅叫成画儿匠。兴许晓得画画儿更需心灵手巧，说起这类匠人把话都说得软和些。画儿匠就是在家具或老屋上画画的，多画吉祥鸟兽和花卉。不只是画，还得会雕。老屋就是棺材，也是漫水的叫法。还叫千年屋，也叫老木，或寿木。如今家具请木匠做的少了，多是去城里买现成的，亦用不上画儿匠。余公公的画儿匠手艺，只好专门画老屋。

漫水的规矩，寿衣寿被要女儿预备，老屋要儿子预备。不叫作老屋，也不叫置老屋，叫割老屋。余公公的老屋是自己割的，他六十岁那年就把老两口的老屋割好了。不是儿女不孝顺，只是儿女太出息。两个儿子都出国了，一个在美国，一个在德国。女儿离得最近，随女婿住在香港。美国那个叫旺坨，德国那个叫发坨。两兄弟在外面必有大号，漫水人只叫他俩旺坨和发坨。女儿名叫巧珍，漫水人叫她巧儿。儿女不当官，不发财，余公公竟很有面子。逢年过节儿女回不来，县里坐小车的会到漫水来，都说是他儿女的朋友。漫水做大人的见着眼红，拿自家儿女开玩笑，说：“我屋儿女真孝顺，天天守着爹娘。不像余公公儿女，读书读到外国去了，爹娘都不认了！”做儿女的也会自嘲：“有我们这儿女，算您老有福气！要不啊，老屋都得自己割！”

余公公的老屋是樟木料的。他有一偏厦屋的樟木筒子，原来预备给儿女们做家具。儿女们都出去了，余公公就选了粗壮的割老屋。漫水这地方，奶奶，叫作娘娘。余娘娘还没打算自己做寿衣寿被，一场大病下来人就去了。隔壁慧娘娘把自己的寿衣寿被拿出来，先叫余娘娘用了。第二年，慧娘娘的男人家有慧公公死了。有余和有慧，出了五服的同房兄弟。慧娘娘虽把自己两老的寿衣寿被做了，老屋还没有割好。慧娘娘



没有女儿，只有个独儿子强坨。她就自己做了寿衣寿被，等着儿子强坨割老屋。强坨说：“我自己新屋都还没修好，哪有钱割老屋？就这么急着等死？”话传出去，漫水人都说强坨是个畜生。乡里人修屋，就像燕子垒窝，一口泥，一口草。强坨新修的砖屋只有个空壳，门窗家具还得慢慢来。儿子只有这个本事，慧娘娘也不怪他。怪只怪强坨嘴巴说话没人味，叫她做娘的没有脸面。慧公公没有老屋，余公公把强坨叫来：“你把我的老木抬去！”慧公公睡了余公公的樟木老屋，漫水人都说他有福气。

## 二

漫水地名怎么来的，村里没人说得清。要是去城里查县志，地名肯定是有来历的。漫水人不会去想这些没用的事，只把日子过得像闲云。心思细的，只有余公公。他儿女们都说：老爹要是多读些书，必定是了不起的人物。漫水只有余公公跟旁人不太像，他不光是样样在行的匠人，农活也是无所不精。漫水这么多人家，只有余公公栽各色花木，芍药、海棠、栀子、茉莉、玉兰、菊花，屋前屋后，一年四季，花事不断。有人笑话说：“余公公怪哩，菜种得老远，花种在屋前屋后！”

余公公的菜地在屋对门的山坡上，吃菜需得上山去摘。一大早，余公公担着笕箕，笕箕里是些猪粪或鸡屎，晃晃悠悠地往山上去。一条大黑狗，欢快地跟在身边跳。黑狗风一样的蹦到前面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望着余公公。黑狗又想等人，又想飞跑，回过头的身子弯得像弓，随时会弹出去。余公公喊道：“你只顾自己疯，你疯啊，你疯啊，不要管我！”黑狗肯定是听懂了，摇摇尾巴，身子一弹，又飞到前面去了。

山上有茂密的枞树，春秋两季树林里会长枞菌。离山脚三丈多的地方，枞树有些稀疏，那里就是余公公的菜地。余公公爬坡时，脚步有些慢。黑狗早上去了，又蹦下来，屁股一撅一撅，往后退着走。黑狗那吃力的样子，就像替余公公使劲。余公公说：“不中用的东西，你还拉得我动？”

黑狗肯定又听懂了，摇摇尾巴，脑袋一偏一偏，眼珠子亮亮的。

余公公施肥或锄草的时候，同黑狗说话：“你要是变个人，肯定是个狐狸精！”黑狗是条母狗，身子长长的，像刀豆角，毛色水亮水亮，暗红色的嘴好比女人涂了口红。村里别人的狗都是黄狗、灰狗或麻狗，只有余公公屋里是条黑狗。那些黄狗、灰狗或麻狗，又多是黑狗的子女，总有四五十条。前年开始，黑狗不再生了。过去八九年，黑狗每年都要做一回娘。不再做娘的黑狗，仍活得像年轻女人，喜欢蹦跳，喜欢撒娇。余公公逗它：“崽都生不出了，还这么疯，不怕丑啊！”

这时节，正是栽白菜的时候。余公公的白菜已栽下半个月，嫩嫩的叶子起着细细的皱。蒜已长得半根筷子高，秆子粗粗地包着红皮。辣子即将过季，改天得把辣子树拔掉，再栽一块白菜。快过季的辣子拌豆豉炒，或做爆辣子，都是很好的菜。村里人叫这扯树辣子，余公公叫它罢园辣子。秋后快过季的西瓜，余公公也叫它罢园瓜。罢园二字，余公公在画儿书上看到的。年轻时学画儿匠，余公公读过几本画儿书。

余公公慢慢收拾着菜地，突然想起好久没同黑狗说话了。一回头，见黑狗蹲在菜地边上，一动不动望着山下的村子。二十多年前，县里来人画地图，贴出来一看，漫水人才晓得自己村子的形状像条船。余公公的木屋正在船头上。船头朝北，船的东边是溱水。

村子东边的山很远，隔着溱水河，望过去是青灰色的轮廓；南边的山越往南越高，某个山洞流出一股清泉，那是溱水的正源；北边看得见的山很平缓，溱水流过那里大片的橘园，橘园边上就是县城；西边的山离村子近，山里埋着漫水人的祖宗。坟包都在山的深处，那地方叫太平埗。漫水人都很认命，遇着争强斗气的，有人会劝：“你争赢了又算老几？都要到太平埗去的！”人想想太平埗，有气也没气了。

溱水河边有宽宽的沙地，长着成片成片的柳树。柳树林又连着橘园，河边长年乌青乌青的，沙地好种西瓜和甘蔗。哪个季节都是伢儿子的天堂，从深秋到冬天，河边橘子红了，甘蔗甜了，伢儿子三五成群，偷甘蔗和橘子吃。偷甘蔗也有手艺，用脚踩着甘蔗莨子，闷在土里掰断，不

会有清脆的响声。一望无际的甘蔗地，风吹得沙沙地响，伢儿子在里头神出鬼没。偷橘子吃的，手上易留下橘子皮的香味。伢儿子也自有办法，扯地里枯草包着橘子剥皮，手上不再有气味。有人发现自家甘蔗或橘子被偷了，多会叫骂几句，哪个也不会当真。哪家都是养儿养女的，哪有不调皮的！

溱水要流到东海去，东海在日头出来的地方。溱水流到沅江，沅江流到洞庭，洞庭流到长江，长江流到东海。山千重，水百渡，很远很远。说近也很近，溱水边有座鹿鸣山，山下有个蛤蟆潭，潭底有个无底洞，无底洞直通东海龙宫，钻个猛子就到了。蛤蟆潭在溱水东岸，西岸是平缓沙滩，河水由浅而深。水至最深处，就是蛤蟆潭。很久以前，东岸有个姑娘，很孝顺，很漂亮。有一天，姑娘蹲在蛤蟆潭边的青石板上洗衣服，青石板突然变成乌龟，驮着姑娘沉到水里去了。姑娘被带到东海龙宫，做了千年不老的龙王娘娘。青石板原是乌龟变的，乌龟原是龙王老儿打发来的。

余公公还是伢儿子的时候，常在蛤蟆潭西岸游泳，打死也不敢游到东岸的潭中间去。余公公没听人说过南海、北海或西海，只听说有东海，也只听说过有东海龙王。东海龙宫遍地珍珠玛瑙，有美丽的龙女。漫水人望见太阳雨，总会念那句民谣：边出日头边落雨，东海龙王过满女！漫水人说过女，就是嫁女。遇上件好东西需得夸赞，必会说：龙王老儿的轿杠！

漫水没有人见过海，日子里却离不开海。天干久旱，依旧俗就得求雨，行祭龙王的法事。男女老少，黑色法衣，结成长龙阵，持香往寺庙去。一路且歌且拜，喊声直震龙宫。人过世了，得用龙头杠抬到山上去。孝男孝女们身着白色丧服，又拿连绵十几丈的白布围成船形，拉起十六人抬着的灵棺慢慢前行。已行过了水陆道场，孝子们拉着龙船把亡人超度到极乐世界去。余公公画过很多老屋，年轻时雕过很多人家的窗格子，就是没有雕过龙头杠。漫水这副龙头杠传过很多代了，龙的眼珠子像要喷出火来，龙尾像随时在甩动。余公公常想：这龙头杠怎么不是我雕的呢？那龙头杠是楠木的，不要油，不要漆，千年不腐。

前几年，有个城里人想买这副龙头杠，价钱出到几万块。强坨动了

心，想把龙头杠卖掉。龙头杠是全村人的，世世代代都放在强坨屋。他公公、他爹爹，都是保管龙头杠的。漫水很多事都说不清来龙去脉，人人只知守着种种规款就是了。听说强坨要卖掉龙头杠，余公公把强坨屋门拍得山响：“强坨，你出来！你要好多钱？我给你！”强坨说：“那个城里人是傻子，一个龙头杠他出好几万！信我，由我卖了，我做十副龙头杠赔给大家！”余公公扬起手就要打人，说：“放你的屁！如今是不信迷信了，不然要把你关到祠堂去整家法！”过去祠堂有个木笼子，男人若不孝不义，会被族人绑在里面，屁股露在外头，任人用竹条子抽打。这叫整家法。一个村里只准有一副龙头杠，强坨说赔十副龙头杠，这话很不吉利。强坨这话很多人听见了，都骂他说的不是人话。几个年轻人一声喊，就把龙头杠抬到余公公屋后去了。

龙头杠搭在两个木马上，平时用厚厚的棕蓑衣包着。木马脚上绑了猫儿刺，不怕老鼠爬到龙头杠上去咬。猫儿刺形状像猫，刺头子又多又锋利，老鼠不敢往上面爬，漫水人又叫它老鼠刺。有个大晴天，余公公解开棕蓑衣，细心擦着龙头杠上的灰。心想：楠木真是好料，这龙头杠也不晓得传好多代了，虫不咬，水不腐，随便擦擦，亮堂堂的。慧娘娘望见了，过来说：“余哥，龙头杠祖祖辈辈在我屋的，只怪强坨不争气。我想，龙头杠要不要漆一漆？漆钱还是我出，功夫出在你手上。”余公公还是很好的漆匠。余公公摇摇头，笑眯眯地说：“老弟母，我们漫水龙头杠不要漆，永远都不要漆。漆了，可惜了！”慧娘娘不明白，问：“余哥，你是说……我听不懂了！”余公公嘿嘿一笑，说：“前年过年旺坨和发坨回来，我告诉他两兄弟，有个城里人要花几万块钱买我漫水的龙头杠。旺坨和发坨跑到屋后看了半天，说这龙头杠是个宝贝文物，肯定不止这个价钱。两兄弟都说，千万不要去油，去漆，文物越旧越值钱！”慧娘娘听着，吓住了：“你也想把它卖掉？”余公公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老弟母，强坨说这话不稀奇，你也这么说我就稀奇了。我是不想弄坏文物！你想想，你我哪天阎王老儿请去了，用几十万块钱的龙头杠抬去，面子天大！”

### 三

余公公喊了黑狗，说：“你望傻了啊！莫望了，我们回去！”余公公扯掉几株辣子树，摘下上面的辣子，差不多有一餐菜了，就说：“回去吃早饭去！”刚想下山，余公公回头望望身后的林子，想：干脆捡几朵枞菌去。人家捡枞菌要满山钻，余公公只去几个地方。每回余公公提着枞菌出来，碰见的都要说：“这山是你屋菜园啊，你捡枞菌就像去菜园掐蒜！”余公公只是笑，也不告诉人他的枞菌是哪里来的。这会儿余公公对黑狗说：“你莫要跟脚，我就回来！”黑狗偏一偏脑袋，望着余公公的背影到林子里去了。

余公公径直去了一个山窝堂，那里有个大刺蓬，枞茅铺得满地。针一样的枞树叶，漫水人叫它枞茅。回去二十年，漫水人会把枞茅扒去当柴烧，现在开始烧藕煤。扒枞茅的扒叉，过去家家户户都有好几把，如今看不见了。余公公熟悉山上的每一棵树、每一块石头，晓得哪个山窝堂好长枞菌，哪个山坎坎好长蕨菜。别人扒枞茅也是满山钻，却摸不出捡枞菌的窍门。余公公一路上就想着：那个刺蓬里肯定生了一窝好枞菌！他走到刺蓬前面，拿棍子扒开刺蓬，果然就望见里面生了好多枞菌。大的有半个手掌大，伞一样撑着；小的像扣子，圆溜溜的闪着蓝光。捡大菌子过瘾，吃还是小菌子好吃。就像捉泥鳅，捉喜欢捉大的，吃喜欢吃小的。余公公把一窝枞菌一朵一朵捡好，回头却见黑狗远远地立在那里，就说：“叫你莫跟脚！你想去告诉人家啊！这是我的菜园，不准说！”

下山时，余公公望望田垄中的村子，通通都是两三层的砖屋。白白的墙，黑黑的瓦。只有自家是木屋，远看很不起眼。记得从前，家家都是木屋，高低都差不多，可望见炊烟慢慢升到天上去。旺垞和发垞都说过，想把旧木屋拆了，改修砖房子。余公公不肯，说：“你们人都不回来了，我修新屋做什么？”两兄弟就安慰老爹：“我们也会回来养老的！”余公公不作声，心上想：哪个稀罕砖屋？哪有住木屋舒服！木屋是余公公自己修的，每根柱子、每块椽木、一钉一瓦，都经过他的手。哪怕有人树

一幢金屋，他也舍不得换。

余公公屋同慧娘娘屋只隔着菜园子。一边是慧娘娘屋的菜园，一边是余公公屋的菜园。慧娘娘屋菜园一年四季种各色菜蔬，余公公屋菜园一年四季栽各色花木。屋场前后的菜园土很肥，慧娘娘屋的菜却没有余公公屋山上的长得好。慧娘娘自己动不得手了，就总骂强坨：“人勤地不懒！你看看余伯爷，人家菜园还是黄土坡上，辣子馱断了树！”强坨说：“我又不是菜农，又不靠卖菜赚钱，有吃就够了！”余公公不会去说强坨，人家毕竟不是他亲侄子。若是他亲侄子，他会说：种地是种脸面，地种得不好，见不得人！余公公是个要脸面的人，他的事就样样做得好。

慧娘娘屋有条黄狗，是余公公那黑狗的儿子。黄狗望见娘回来了，又是蹦跳，又是打转转。黑狗很有母仪，立在地场坪望一望黄狗，慢慢走到自家檐前，抖一抖皮毛，趴下。余公公进屋做早饭，自言自语：“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饿！”每次说过这话，他都会在心上问自己：是不是真的老了？老喜欢说这句话！人开始说冗话，就是老了。余公公的日子过得很慢，家家户户都吃过早饭了，他才开始慢慢地淘米下锅。有回巧儿回家，见老爹慢慢地淘米，就说：“爹，现在城里人不兴淘米了，工厂出来的大米是不用淘的。您老还是淘米，其实很好。”巧儿是想说，老爹很讲卫生。这年月在城里，吃的用的都不放心。余公公并不晓得城里人的恐惧，他只是把日子过成了习惯。

枞菌很不容易洗干净，粗手粗脚吃着必定有泥沙。余公公细心地洗着枞菌，听见黑狗突然汪汪地叫，同时也听见有人喊着：“收烂铜、烂铁、鸭毛、鹅毛……”他赶紧跑出去看，怕黑狗惹事。他出门晚了一步，黑狗已经惹事了。慧娘娘屋的黄狗已咬了收破烂的外乡人。慧娘娘也跑出来了，嘴里不停地喊道：“怎么得了，怎么得了，咬得重不重？”外乡人卷上裤子，哎哟哎哟的，说：“你看你看，牙齿印这么深！你看你看，开始出血了。”慧娘娘作揖打拱的，说：“真是对不住，我跑都跑不及，就出事了！你是年轻人，多原谅！”外乡人也不算很蛮，只说：“原谅？您老人家是要我原谅人，还是原谅狗？”慧娘娘说：“原谅人，也原谅狗。”

我养的儿子蠢，养的狗也蠢！只要听见人家的狗叫，它就扑上去咬人！”余公公笑了起来，说：“老弟母，你是说这狗娘聪明呢，还是说狗儿子蠢？这个蠢儿子，可是聪明娘养的！”外乡人听着怪怪的，说：“我痛得要死，您二老还在说笑话。我死是死不了，就怕狂犬病。”慧娘娘忙往屋里走，走几步又慌慌地回头，说：“年轻人，我进屋取钱，你去打疫苗，钱我出。”余公公忙喊住慧娘娘，说：“老弟母，钱我出，你莫管。祸是我黑狗惹的，它不叫，黄狗不会咬。”慧娘娘不理余公公，进屋去了。没多时，两个老人都从自己屋里出来，手里都拿着钱。余公公笑着说：“老弟母，你莫和我争，养不教，母之过。黑狗到底是做娘的，哪个喊它乱叫！”慧娘娘不开脸，也不答话，径直把钱放在外乡人手里，说：“价钱我晓得，多几块零星钱你不用找了。”余公公把外乡人手里的钱抢过来，又把自己的钱塞过去，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不能拿她的钱。”慧娘娘开腔了，冲着余公公说：“你钱多，那是你的钱！”外乡人看不明白，瞪大眼睛看热闹，说：“今天我碰着两个怪老人了！我该要哪个的钱呢？算了算了，我都不要了，莫耽搁我的生意！”余公公把外乡人一推，说：“你快拿了钱走，我不留你吃早饭！”

外乡人推着推车走了，黄狗开始朝天狂叫。慧娘娘骂道：“你现在晓得叫了？你叫有人听吗？有人替你咬人吗？”

这时候，围过来几个看西洋景的村里人，开始说笑话：“慧娘娘，人哪会替狗去咬人？只有狗替人去咬人！”

余公公说：“你们慧娘娘正在生气，你们还在挑拨！你是说黄狗替我去咬人？我同那个外乡人有仇？”

有人又开玩笑，说：“黄狗真是个好孝子，最听娘的话。娘一声招呼，儿子就扑上去了。”

“真是这样的娘，那就不是个好娘。”

“儿子也不是好儿子，哪有好事坏事都听娘的？”

慧娘娘听得脸上发青，转身进屋去了。余公公朝那些开玩笑的人歪嘴作脸的，压着嗓子说：“你们莫像逗小伢儿！慧娘娘真生气了！幸好强

坨不在屋，不然更不得了！”

余公公拖住一个小伢儿，说：“你把慧娘娘的钱送去！告诉你，不要放在她手里，放在她枕头底下。”小伢儿不肯，他娘作声道：“去不去？余公公叫你做事，你听话！”小伢儿接过钱，晓得这任务神秘，诡里诡气一笑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悄悄溜进慧娘娘屋去了。大人们都笑了，只道如今小伢儿都是精怪！

余公公回到屋里，又慢慢地做饭吃。心想：今天早饭和点心饭一餐吃了。漫水人不像城里人说吃中饭，他们说吃点心饭。做饭炒菜的时候，余公公老想着自己得罪慧娘娘了。狗惹的祸，你同人计较什么呢？难怪都说老怪物，人是越老越怪了。余公公的菜是罢园辣子烧枞菌，满屋子枞菌的香味。菜里还放了些菊花瓣，漫水只有他老人家把菊花当香料。他的菜园里栽了很多菊花，小的有拳头大，大的有饭碗大。饭快吃完的时候，余公公嚼了一粒沙子，嘴里很不舒服。必定是枞菌洗得不干净。余公公做事最细心，今天是心上有事。

## 四

慧娘娘屋后也是菜地，菜地里打了一口摇井，摇井四周铺着青石板。慧娘娘洗衣、洗菜，都在摇井边的青石板上。有时强坨惹她生气了，也独自搬了小凳坐到这里来。今天她是生余公公的气。那老的说，蠢儿子，也是聪明娘养的。不是骂我吗？想着强坨不争气，慧娘娘眼泪就出来了。揩干眼泪再想想，强坨也只有这个本事。他书不肯读，只有卖苦力的命。漫水把老婆叫阿娘，强坨阿娘嫌家里穷，走了好多年了。强坨在窑上替人做砖，挣几个辛苦钱。一个孙儿、一个孙女，也都不是读书的料，十五六岁就打工去了。强坨早出晚归，日里只有慧娘娘在屋。

听着菜园里的吱吱虫声，慧娘娘心想：今年是听不见几回虫叫了。她想起前几天余哥说的话：虫老一日，人老一年。人一世，虫一生，都



是一回事。日晒雨淋，生儿养女，老了病了，闭眼去了。漫水人都不在意慧娘娘的名字，只依她男人家有慧的辈分，叫她慧娘娘、慧伯娘、慧叔母、慧嫂嫂。慧娘娘年轻时很怕虫子，望见棉花树上肥肥的绿虫，全身皮肉发麻。有一回，慧娘娘望见灶头死去的虫子，问她男人家有慧：“夜里吱吱叫的就是它吗？”有慧说：“不是它，还有谁？蚰蚰！”有余正好在她屋说话，听见了，说：“我看都不要看，就晓得不是蚰蚰，是灶虻子！”有慧是个犟人，说：“余哥，你做功夫手巧，我承认！蚰蚰，灶虻子，一回事，我都不晓得？”有余笑着说：“有慧，你的眼睛，看马同驴子，都差不多。你说的话，只有你阿娘信！”有余这话惹了有慧的心病，两人都都不说话了，埋头抽旱烟。有余自己找梯子落地，说：“不信，我去捉个蚰蚰来！”蚰蚰叫声四处听得见，想捉个蚰蚰却不是件容易事。

天上好大的日头，有余出门捉蚰蚰。他耳旁尽是蚰蚰叫，就是找不到蚰蚰洞眼。伢儿时，他跪在地上，趴在地上，看各色虫蚁。长到做爹了，再不能趴在地上。他在地头到处翻，心上就在算账。一年有三个月听见蚰蚰叫，人要是活到七八十岁，二十来年都在听蚰蚰叫。听了二十来年蚰蚰叫，一世就过去了。望见过蚰蚰的，又没有几个人。不是望不见，望见了，等于没望见。人活在世上有那么多大事，哪有心思在乎蚰蚰呢？有余小伢儿时捉过蚰蚰，他认得蚰蚰。伢儿时捉蚰蚰很里手，多年没捉就手生了。

有余捉了个蚰蚰回去，有慧早把这事忘记了。有慧说：“认得蚰蚰算个卯本事！”有余弄得没脸，望望有慧阿娘。蚰蚰停在他手心，一蹦，逃走了。有慧阿娘脸都热了，忙说：“余哥，你慧老弟的脾气你是晓得的，莫把他的当数！”有余笑笑，说：“又不是伢儿了！”有慧也笑笑，把烟袋递给有余，叫他自己卷喇叭筒。有余抽着喇叭筒烟，说起小时候抓早禾郎的事。漫水人说的早禾郎就是蝉，抓早禾郎是伢儿子夏天必要玩的。听得早禾郎“吱——”地叫，伢儿子弓着腰，循声往树上望。望见了，偷偷爬上去，拿手掌猛捂上去，就抓住了。有余说：“我做伢儿子时，才不去爬树哩！我拿长长的竹竿，竹竿头上绑个篾皮圈圈，圈圈上缠满蜘蛛网，”